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九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九

書八

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

七

幹比奉使帖且準省劄具知制使大學尚書不棄帷蓋之舊意欲羅而致之幕府嘗謂制府辟屬雖未必有畫諾之益而所辟得失實係一世之觀瞻人心服則凡所施爲自無有不應之效況今邊陲多事全在措置兵弱而欲其強食少而欲其足人情之向背地形之險易敵勢之強

書八

一

弱非得有識慮之人旁搜博采驅馳計畫則環二千餘里之地豈能坐於堂上而洞見其曲折哉如張魏公之所辟客今已不敢多望近代如薛宣撫者尚能得林叔虎曹簡夫爲之屬二公者亦皆今代之竒士所病者薛公知人而不善任使是以卒不免於狼狽今制使尚書乃欲以衰繆不才舉世所擯棄之人如幹者而充是選恐不足以厭伏人心而反爲累也所幸朝廷且爲遷延之計蓋亦知其不足以當是選也然感激知己之恩則銘鏤肌骨不敢忘也此亦不敢



祇受已抗章力辭亦微寓丐歸之意今土城已  
畢城之五門亦已包砌屹然爲淮右之最一郡  
之人可以安枕而卧城磚已擇僧之善幹者二  
十人委之分頭燒辦仍許以寺有關住持者必  
給補之亦無不樂從只俟春初凍解且燒且砌  
亦三五月可畢俟來春再上丐祠之請果從所  
乞當白衣從幕府賓客之後可效涓埃之報也  
邊事雖少息然得泐邊書皆有春夏之間韃韃  
旣去則彼必專意於我彼旣能抗強盛之韃韃  
豈不能奮其餘力以侵吾之疆場耶是亦不容  
不早爲之慮也

書八

二

八

幹迂踈狷狹生長桑梓於尚書未嘗有一日之  
雅從官江西伏謁之初便蒙顧遇異於儔匹自  
是以來薦拔覆護蓋生平知己未有若是之特  
達深厚者也幹無所能似少從四方之師友游  
涉歷世故今年幾七十矣竊亦以爲今代人物  
可以爲國柱石扶持宗社非尚書其誰與歸今  
者當閩外之寄以法從之尊下與韋布之士相  
與爲僚友如幹不肖亦預采取之列而真翰寵



貽謙抑慰藉皆非敢望於今之世者天下之士  
孰不聞風慕義爭出死力以效驅馳於鞭策之  
下哉惟是幹之才識卑下齒髮復衰頹既不足  
以備使令而南北大勢又復有深可慮者言戰  
固未可輕言和尤爲大繆紹興言和但不能取  
中原耳今日言和且併江南而棄之也戰既不  
可和又不可以彼之憤激當吾之偷惰是豈非  
深可慮乎此非上下一意警策奮厲皆以國事  
爲念蒐兵聚糧使長淮屹然有可恃之勢未見  
其可也縱曰未能亦且以兩淮付之尚書使得  
伸縮自由而無所牽制事猶有可爲者今又動  
掣其肘則雖使伊周管樂復生今之世亦無所  
用其力幹也素於廟堂未嘗曳其裾而諸公貴  
人又多有惡其不附已者頭方命薄動招讒謗  
以義處之理當不仕俛首州縣直爲貧耳今使  
之居元僚之任以參闕外之謀是昭昭然爲的  
於天下人莫不響弓而思射之正恐不能爲尚  
書之益而反以爲累也更望尚書熟慮而改圖  
之不勝幸甚本府城壁既就五門亦已包砌上  
施敵樓下設重門屹然可觀兩淮之人過者驚



歎皆尚書之賜也但包砌城身其功倍於土城  
勢湏來秋方得了畢蓋冬寒春雨皆非造磚砌  
城之時也

九

幹不自揆度妄談當世之務以瀆台聽者屢矣  
區區不能殫布之懷鬱於中不容但已輒敢  
冒昧極言之今日之事其瑣細者不足言而人  
皆能言之其關於大體者有四其一曰大本不  
可以不立其二曰大義不可以不明其三曰已  
私不可以不克其四曰人才不可以不收此四

書八

四

說者雖使伊周復生爲今日計無以易此管樂  
以下亦未有不假此而能自立者然其不敢以  
望伊周者亦以於此有所未盡耳何謂大本不  
可以不立古之聖人垂拱於廟堂之上能使夷  
狄重九譯而來曰吾聞中國有至仁者大本立  
也諸葛孔明之出師也雖曰甲兵已足而必拳  
拳一進君子退小人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黜陟  
一異同之數語亦可謂知本者矣今

一志二於大本可謂無憾矣丞相誅韓  
之後所以潛消禍變者其於大本不爲無助惟



其懲意外之變遂專用左右親信之人往往得罪於天下之公議世之君子遂從而歸咎於丞相丞相不堪其咎遂斷然屏逐而去之而左右親信者其用愈專矣平居無事紀綱紊亂亦不過州縣之間百姓受禍然至於軍政不修欺罔百出邊備廢弛皆此曹實爲之若今大敵在竟更不改圖則大事去矣丞相所以寵任此輩者特以爲自固之計大事既去則雖欲自固可乎人之情言之於安平無事之日則輕於鴻毛諫之於禍變將至之日則重於千金今日之急莫

書

五

大於此須得一二有識見有智謀能議論識深淺之人數數遣赴朝堂稟議使之委曲曉譬以開其惑此亦數以手書密布忠悃苟一言悟意則大本立而天下定矣何謂大義不可以不明建炎紹興之間天下忠臣義士莫不慷慨憤激捐軀赴死以與虜爲敵者 二聖之辱 八陵之痛中原之殘破皆在目前而君臣之大義下至走卒亦能知之自秦氏唱爲和議而此意日銷月亡以至於今皆不知有所謂君父之讎也不惟百姓忘之而士大夫亦忘之矣今觀詔旨



之下與諸虜宣諭之文不過但言我不曾與汝  
爲敵汝却無故來侵我又不過言汝從我則安  
不從我則危皆不出於彼此利害之言亦何足  
以感天下豪傑忠義之心哉臣子之於君父當  
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主憂則臣辱  
主辱則臣死此天之經地之義人之大倫不可  
易之理也 祖宗德澤涵濡生養二三百年凡  
吾所以衣食生養於天地間者毫髮皆君父之  
賜也至於蕞爾夷虜倖我 二帝殘我 陵寢  
蕩夷我中原又使我竭江南之金幣以事之天

地以來所謂君父之辱孰甚於此今既爲外夷  
所逐乃欲窺伺我淮甸又欲驅虜我百姓以廣  
其人民侵攘我兩淮以廣其土地至於言辭指  
斥無所顧忌此豈臣子所忍聞哉誠能日夜以  
此宣於上告於下使此意洞達則雖三尺童子  
亦莫不爭欲操戈以報不共戴天之讎矣大本  
不立則在內者無以服人之心大義不明則在  
我者亦無以感人之心幽陰迫窄雖吾國之人  
亦且不服又何以使外夷之我畏哉何謂已私  
之不可以不克天下之事非可以聲言笑貌爲



也惟其意之誠而後無感不通矣今尚書之身  
非尚書之身宗社之身天下生靈之身也夫既  
非吾之身則凡吾身內之事皆不可一毫芥蒂  
乎其心官則法從矣宮室則可居矣田園則可  
食矣子弟則皆仕矣吾復何憂哉所憂者宗社  
生靈耳榮辱得失皆不可以動吾之心苟有一  
毫涉乎己之私則必痛克而去之至於寢食居  
處常有與士卒同甘苦之意進退黜陟必求合  
乎理而毋徇乎吾之私情誠能如此則吾之氣  
已伸於萬物之上至大至剛而不可屈撓其明

白洞達不惟吾之官屬服之而朝廷之上亦服  
之不惟江淮之軍民服之而中原之虜亦服之  
矣何謂人才之不可以不收古人所謂觀近臣  
以其所主韓公亦以爲觀其賓客可以信其主  
人天下之人觀尚書亦欲於其賓客觀之今皆  
未見其卓然可稱於世者不過循循謹嘿而已  
至於一二經從於此亦自謂兩路而僅得一人  
自謂以下寮而亦與賓幙者又皆諂諛而無情  
實狡僧而用小數耳此何足以服人哉古之用  
人固非一端雞鳴狗盜莫不賓禮然則一二巨



人致之左右則此輩亦皆足以備使令今大率不甚相遠則豈不見輕於世哉縱曰辟客皆出於朝廷則擇世之卓然爲人之所推者卑辭厚禮招置東閣雖千百人皆不厭也人才多則議論多議論多則爲益多矣諸葛孔明出師後表歷言其生平所得人物而今皆不在深歎日月之逾邁而事功之不立可謂知所先務矣近日吳畏齋猶能以此得天下之譽孰謂尚書而不能哉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耶已私克於內人才收於外何事之不集何功之不立哉所謂

兵不強國不富非所慮也苟爲不然雖吾國亦不可保況敢望以取中原哉中原雖可取亦何以使外患之不作哉人之所望於尚書者其下者則求薦進其上者亦不過望尚書隨世以就功名皆不知本末源流不知義理古今者也幹之所望於尚書則欲其爲伊周爲諸葛孔明欲復文武之竟土使吾宋之國祚永永無極也望尚書無以爲老生之迂論則幸甚此四言者藏之胷中已久不敢輕發也



幹一介妄庸世所擯棄獨荷尚書之知遇眷愛至深至厚故亦忘其愚不肖常欲納忠於左右庶幾尚書之德業光明碩大度越一世乃所以爲知己之報也故自去歲以來所以獻其區區之愚忠者屢矣今者維揚之行事無鉅細無不極言尚書亦聽納不疑顧其至大至切者則未有所施行焉此幹所以日夜惕然不能安也殘虜犯邊亦旣一年彼其君臣上下日夜相與經營必欲得吾兩淮而後已雖以歲幣爲名而實不在乎歲幣也去歲五月休兵之後使吾蚤夜

書

九

經畫以固吾圉亦何至今春三月之中三邊衝突連亘數百里自去自來如入無人之境俘掠生齒屠戮官軍焚燒室廬如此之酷哉事之已往固不必追咎然亦豈可不深監耶今浮光虜退已兩月安豐虜退已一月盱眙虜退亦將兩旬矣不知吾所以措置者何事施行者何策但見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日日復一日恬不知懼但恐其禍又不止於今春矣向者輕信庸人之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不戰而淪於泗水黃圍老幼俘虜殺戮五六



人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丘墟聞之者莫不測然痛心比尚書巡歷見之最切者也安豐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尚書亦豈不聞之乎竊意千乘言旋必須痛自咎責出宿于外大戒于國曰此吾之罪也有能箴吾之失者疾入諫日與僚屬與四方之賢士討論條畫審思而力行之必將卧不能安枕食不能下咽也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用妓樂宴僚屬而已邦人聞之諸軍聞之豈不痛憤請之人

與吾所請之人雖相對而飲退而未有不竊笑者也惻隱是非人誰無之顧患不能充此心耳苟充此心則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絲管之啾啾豈不思老稚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調飢以尚書之聰明豈不念此亦如謝安之雅量鎮浮方秦人大舉入寇乃圍碁賭別墅即符堅以八十萬之師入寇謝元以數千御軍大敗其師如此則敵國雖強若無足慮者可以從容間暇以應之矣然嘗觀符堅至壽春



登城以望晉師見其行陣整肅心爲  
師雖寡而元能用之非僥倖而取勝  
果能使行陣整肅耶苟惟不能欲處以暇亦  
何異小兒輩排棗栗以爲牲牢列瓦礫以爲俎  
豆匍匐俯仰而曰周公之禮樂盡在是耶幹非  
以爲不合行樂也但以爲徒行樂而不思邊防  
耳苟思邊防亦何暇行樂耶 祖宗二三百  
年之天下兩淮數百萬之生靈尚書以法從之尊  
當四路之寄敵國深侵宇內騷動 主上食不  
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尚書豈得  
不朝夕憂懼耶而乃如是之迂緩暇樂耶今浮  
光之報已至矣虜人欲以十六縣之衆以四月  
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  
八萬人以二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  
萬人攻五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  
萬人之衆哉則關之不可守決矣五關失守則  
斬黃決不保斬黃不保則江南甚危矣尚書聞  
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耶火然矣猶  
謂之安此幹之所以深憂求歎不得已而發於  
言也虜之屬意浮光將以窺五關也窺五關所



以瞰長江也今淮東委之應守以山東忠義守之矣濠與安豐未有警報設使有警濠去此爲近亦可以調兵策應安豐亦有六安義甲足以捍之決不至使之深至江南惟浮光最急今且專意爲浮光謀調武定五六千人分屯固始光山以捍其深入調蘄黃民兵以守五關仍關湖北借總効以同捍禦則庶乎可以無憂此則望尚書速圖之也或云朝廷靳惜財賦難以調兵殊不知苟失長江則雖有財賦將焉用之况蘄黃自有椿積米且得從權支借異日事定漸爲

之圖不可顧慮一失事機則悔無及矣或又云尚書決爲還朝之計以故慮不及此尤非所以望尚書也平居暇日猶當一日必葺况事之危急如此豈得以吾將行而遽忘之乎朝廷若從尚書之請亦須擇人以為代此非兩三月不可孰有出於尚書之右者乎况兩三月之內豈能無變乎此尤不可頃刻不關念也翰衰老無功名富貴之念家故窮空隨例作郡耳之使來感激思奮以圖報稱歷陽旣以不願就安慶又以有赴新任不可再往制



元是遙領不敢供職塊處驛舍以俟予  
維揚之役本出尚書之意幹特徵贊之  
之人以爲與已異譁然而排之初以爲  
召者其言旣無驗矣又變而爲虛費不論事  
體而斷以私見大官唱聲萬口和附幹之寒遠  
豈敢逢彼之怒耶自今以往苟有小失莫不嫁  
其罪曰此黃制參之謀也噫可畏哉只得稱病  
杜門不敢造屏著然區區忠於尚書之意不能  
自遏故敢僭布之猶有望於尚書深亮之也仍  
勿以示人千萬幸甚

責

十三

十一

幹衰病之迹已兩上祠請未報筋力支離不敢  
造屏著夜來方丕父下訪繼而幕府諸丈亦來  
皆云尚書不以其不肖欲委以西方之事此固  
願驅馳以報知己况在屬郡守土之官亦復何  
辭退而自顧識見淺短旣非其才老病衰頹又  
無其力旣不足以勝其任幕府英俊如林又皆  
以於其職自足以笑談折衝乃使遠外衰病之  
人當此重寄徒取訕笑徒取忌嫉竟亦何益尚  
書委任下吏雖欲使之任責亦思所以保全其



身此非所以保全之也自古謀臣策士各出所見以裨其上其言豈必皆當哉或是或非在上之人與所親信者決擇之耳則異日成敗皆決擇者之任今則不然泗上之役王穎叔嘗與謀矣王穎叔之意猶言燕可伐也所以伐之者尚書與幕府之責也今不幸而敗一則曰此王遂也二則曰此王遂也如此則誰復為我謀哉維揚之行出於朝廷之意尚書奉行之翰來自遠外特因訪問之間而微贊其決耳紛紛之命未行也則曰必召禍幸而無事且歸也則又曰徒虛

費拂然不平以為異已較之穎叔差輕耳是尚可預幕府之末議而當一面之重寄哉今以西方之事責之一列郡之守尚書曰可幕府亦曰可幸而虜不深入則將曰虜自不來耳不幸而微有衝突則吹毛而索其疵則曰翰之罪也翰又何苦試身於不測之禍哉此翰之所以雖感尚書知己之厚願竭愚忠而有所不敢也今日之事可謂至危虜人能以弱而為強吾國反以強而為弱此士大夫之罪也虜騎既退竊意制府上下惕厲悔前之失思今之得若不可以一



朝居者今則不然尚書則曰吾有二萬武定不足畏也幕府則曰比柴守所虜騎將至皆虛申也古之用師至六十萬八十萬而不以為多今以二萬人而足恃古之用師常懷勿恃其不來之戒今則曰虜決不來此何言耶古之所謂足以喪邦者是也至於至小之事亦復如此且如武定人無器甲此特一事耳然行道之人皆言其然也尚書曰吾已與之矣幕府亦曰吾已與之矣又以為吾有八百人工匠日夜製造何以謂之無器甲哉吾所謂無非全無也制府之所



之受禍吾不恤也近有金陵士子以書見投有及丘宣撫之事者云丘一日欲招敢死之士幕府請問事例丘判云錢一百貫銀六兩幕府以爲太多丘判一死字其意以爲欲其致死豈不直錢一百貫銀六兩耶只此一字誰不願爲之死耶至今聞之亦使人感泣也今制府用人能若是耶使幹而任西方之寄則上下皆曰吾有人以任其責矣有請則不報有求則不獲亦何以異於言武定之無器甲者耶夫不能用人則欲得其力此乃今日之大病而又不能聽人之

言而用其長嘗觀近日出而圖回國事其能自有所爲者莫若辛幼安不能自爲而資人以有爲者莫若吳德夫辛幼安之才世不常有如吳德夫者常人可學而能也吳之在荆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內而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者不絕于賓謁每旦出見客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負之以歸吳公輒以夸於人曰今日復得一牛褌矣言所得之多也即送之書院書院之士友參考之幕府之議論士友亦得與聞飯後至遇晚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上下其



而求其當然後從而行之間舉酒一二觴夜坐  
漏下數刻而後退吳公又數以言語尉藉之察  
其有無而調恤之以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行今  
尚書接人則既踈矣聞人之言未嘗商確必行  
也幕府辰入酉出其與人接尤少則亦何以周  
知天下之利害云今莫若先出文牒具言殘虜  
侵擾淮甸引咎歸已卑辭下意以求裨益委文  
官忠厚禮下者一人置司於轅門之外應有投  
獻者不拘早晚悉令接見受納文字問其居止  
然後委幕府詮其言之有益者遣人請之相見

而慰藉之反覆而究問之其無可采者亦第其  
高下饋其薄禮則天下之利害莫不周知矣尚  
書亦以爲然至今未有所聞想亦以爲虜騎已  
退不欲自暴其失不欲謂已不能而求於人也  
夫自謂已能而不資諸人雖堯舜孔孟不敢如  
此既不能自有所爲又不資人以有爲則終於  
無所爲而已以無所爲爲心亦無怪其以武定  
二萬人爲足恃以柴守所申爲妄以武定無甲  
爲非也縱使武定真可恃虜人真不來兩淮真  
已寧靜亦且可以偷安於旦暮今棗陽被圍百



日城之不陷者如髮棗陽陷則長驅而來破應山掃黃陂斬黃兩城不攻而下則兩淮豈得爲寧靜耶兩淮京襄之勢如人一身關節相通一處被害則百節皆痛非若六國之勢韓之禍不及乎魏趙之害不與乎燕也然六國尚且合從以禦秦况棗陽尚被兵而可謂兩淮已寧靜耶此榦之所以日夜憂慮如坐針氈之上而不敢寧也尚書盍亦思之乎人事以乖天變屢見宗社之危甚於累卵又豈得上下安坐欲以一方之事付之老繆之人而遂以爲無慮耶如前所



今又言語狂悖不知深淺如此非尚書亮之而誰耶今欲使之任西方之事豈不爲馮婦所笑耶

別幅

榦竊謂兩淮之事亦不難處欲乞尚書急呼安  
曲軍路分韓全正陽水軍統制王文中武定將  
官徐抃李明及安豐寄居吳主簿名時升安豐  
直學張壽命州郡津遣速來與之商議榦與數  
人者皆有舊且相信必能得淮西所以守禦之  
實如六安洪縣尉者檄之以來亦可與商量山

中義甲正不待榦之親行也陳桐城一出已半  
月想更四五日即回縣併檄之使來稟議仍以  
淮西之事安之可也適有來相訪者因問以浮  
光之事其人云安豐至浮光各有人守把虜騎  
若入亦可一戰以決勝負惟浮光之西如中渡  
最緊要皆棄之不顧王馬二將但閉城自守耳  
泇淮守把固未必濟事然折柳樊圃亦足以使  
狂夫之驚顧今乃捐百里之地無一夫之守是  
開門而望其不來也此等事不因人之議論亦  
不及知乞以台意詰問光守使之措置爲佳策



陽危急則黃州以西不係六關亦合措置更合  
密行下黃州令其條具乃佳然此非重兵截其  
衝突不可也

書八

二十







